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33/458

S/12959

8 December 197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27  
纳米比亚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三年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  
给秘书长的信

谨附上一位纳米比亚公民的报告，这位纳米比亚公民曾目睹最近几星期在纳米比亚的南非非法管理当局佯称为选举的那些安排方面恫吓、骚扰和操纵纳米比亚人民的种种行为。

这份资料对大会目前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讨论，很有关系。

因此，我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名义要求速将这份文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27 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主席

格温多林·科尼（签名）

附件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

贾斯廷·埃利斯先生给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信

作为一个纳米比亚公民，我有机会注意到最近几星期在南非非法管理当局强加于纳米比亚人民头上的所谓选举方面南非当局的种种蛮横无理和骚扰人民的行为。

附上有关这些情况发展的报告，如何处理一听尊便。

贾斯廷·埃利斯先生（签名）

附 录

关于一九七八年纳米比亚登记和竞选运动的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纳米比亚基督教中心

发 表

导言

过去两年来，若干主要的纳米比亚教会，一直支持目前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五个西方国家努力进行谈判以求得到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由联合国监督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计划。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安全理事会终于通过的妥协计划，仍然受到路德教会、天主教教会、英国圣公会、公理会和非洲美以美公会的全力支持。

因此，毫无疑问，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日南非政府宣布决定于十二月四日至八日按自己的方式举行选举，对一贯致力于纳米比亚的和解与和平的这些教会来说，是一件令人大大失望的事情。

来自六个教会的 30 个教会代表在举行会议，经过了认真的审议之后，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四日向南非新任总理博撒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警告博撒先生说，他的政府所设想的这种行动，会导致纳米比亚境内敌对行动的升级。教会领袖们又说：

“在我们举行会议的期间，我们听到了关于选民登记运动中发生了广泛恫吓和欺骗情事的报告。我们还知道诸如登记安哥拉难民的违规事件。这一过程已引起了普遍的恐惧，使人民对你的政府的意图失去了信心。由于选民登记不是公正自由的，因此选举也不可能是公正自由的选举。”

对违规事件的指控，已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但是有些人竟对教会领袖的说话的真实性提出质问。

南非总理自己这样说：

“如果任何人有关于选民登记方面任何违规事件的证据，可以自由向行政长官提出。但显而易见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这种证据提请行政长官注意。

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八日迪图瓦给《温得和克广告者报》的信中，竟然蔑视法律，说出下列的一番说话。

“制订法规的目的，是使手上有正当证据的控诉人能够将犯罪者送法惩办。为什么指控中没有证据呢？没有证据支持的指控，只能算是谎言……我们希望教会拿出证据来，这样它们才不会丧失节操”。

因此，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按照行政长官登记公告第三十七号的规定，劝止、恫吓或阻止选民登记，尽管是犯法的，但使用这种手段来逼迫人去登记，却一点也不是犯法的。尽管不反对向行政长官报告，但行政长官对追究这些违规事件不承担任何义务。

第三十七号公告虽然规定，可以对特别人士例如安哥拉难民的登记一事，提出反对，但这项反对意见必须由已经登记成为选举人的人士自己提出。因此，一个不参加选举的党将不能对此事提出反对。如果要取得任何进展，即使参加选举的党也需要庞大和非常有效的工作人员，来集中执行这件工作。此外，任何人可以在纳米比亚境内的任何地方法院登记，而不必在自己的区域内登记。这就使得追查不法行为的工作更为困难。

还应该在这里指出的是，教会曾于一九七五年提出指控，说那年奥万博选举出现了广泛的恫吓事件。当时已收集了四百零一项证词，同时一份由温得和克最高法院宣布选举无效的判令，也在准备中。但北部的政府官员对被委派来最后决定起诉状正式形式的一组律师，妄加种种限制，以致申诉不得而被放弃。

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关于目前的登记和竞选运动，最好的行动办法是发表一项简单的实情报道。因此，同若干教会可靠消息来沅的接触，已在着手进行。目前还不能够从所有这些来沅汇集报告，但是，我们已取得了足够的资料来说明最近纳米比亚境内所发生的情况。

因此，我们决定，由于下列理由，我们将迄今整理得来的资料，供大家参考：

- (a) 行政长官最近对教会采取行动的动机，似乎主要是因为害怕这些资料会被揭露；

- (b) 行政长官和南非政府显然快要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国际运动，以兜售选举成立的制宪大会是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的谬说；
- (c) 由于在纳米比亚境内不断施行的高压手段，因此予料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投票百分率将会很高。根据下面概述的情况，应该可以说，投票总数以及对某一党派所投的票数都只能视为纳米比亚舆论的虚伪标志。

A. 选民登记期间和选举前期间在奥万博和卡范果采取的作法和进行的恐吓

1. 在整个地区，人们都说，他们是出于恐惧而登记的。问到细节时，据称所以恐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过去在身分证、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会员证和一九七五年奥万博选举方面的经验：

- (1) 数年前开始颁发身分证。许多人本不想要家园身分证，但政府施加了压力和恐吓手段，强迫人民申请身分证。他们必须随身带着（另外还有部族税收据），否则的话被警察或军队捉到就有麻烦。
- (2) 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会员证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一六月间发出，正好在选民登记前开始。几乎所有人都收到这种会员证。有人传话说，除了身分证和缴税收据外，每个人都需要备有这张会员证。

很快地就证明这种会员证是强制性的。例子：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在翁东加东部的奥南戈洛地方，一队白人和黑人军人逐屋查问“证件”。四十二岁的纳迈因多·考鲁马向军人出示他的身分证和缴税收据。军人然后问到他的“图尔恩哈勒”证。因为他没有，白人就命令一个黑人士兵殴打他并叫他去领取图尔恩哈勒证。同样事件发生在六十岁的约纳斯·考菲帕身上以及约翰内斯·卡希尤基勒和佩特鲁斯·希因胡洛身上，这个区域的所有人民结果都到奥希甘博去领取他们的图尔恩哈勒民盟会员证。其他地区也有同样的报导。一些报告甚至说军队和奥万博地方防卫队撕碎身分证，说有图尔恩哈勒民盟会员证就够了。

有人传话说没有图尔恩哈勒民盟证就不能得到医疗服务。图尔恩哈勒民盟队然后跑到医院里或站在医院门口向那些来治病的人发证。这种事情在若干地方发生；提出奥南德约克维医院就是一个例子，图尔恩哈勒民盟队先是跑到医院里，命令他们离开，他们就站在医院门口，在四月最后一个星期和五月第一个星期都是这样。

恐吓手段也发生在更公众的场合，举例说，图尔恩哈勒民盟的一个组织者在他拥有的一辆服务于奥沙克蒂和奥南德约克维两地之间的白色丰田 Hi-Ace 型交通车上，装了扬声喇叭进行恐吓。

- (3) 一九七五年，奥万博选举期间也普遍发生了恐吓的事情，举例说，在尤克瓦柳德希，酋长告诉他的人民，如果他们不投票的话，就会失去耕种权利和商店营业许可证。劳工处对于身分证上没有盖上投票印的人也不予以劳工合约。

人民现在说，他们进行登记只是为了以保自己以后不致迂到同样麻烦，而不是因为他们要登记。这种情况在许多地区也得到了证实。

2. 开始登记时，政府宣称是按照西方的建议进行的。无线电上公开这样宣布。许多人说，他们在登记时以为他们可在联合国监察下的选举中进行投票，这是建议的一部分。但是当它们不久听到恩乔巴部长和其他人宣称这么大的登记数字是人民信任政府和图尔恩哈勒民盟的证据，就大感失望了。

3. 在整个登记期间，奥万博电台和卡范果电台叫人去登记，全面报导图尔恩哈勒民盟的会议，每日都引用图尔恩哈勒民盟演讲者的说话。这些演讲词中包含着间接的，有时甚至是直接的威胁，如：“将对那些不投票的人采取步骤”、“如果你不登记和不投票就不能在这个国家容身”。若干管辖家园的部长就用这些话

来威胁，举例说，一九七八年十月八日，下午二时左右，托姆斯·阿克温亚·希康戈就在奥万博电台上讲了这一类的话。

4. 各家园部长告诉各酋长和头人，他们必须负责促使所有人民登记——在图尔恩哈勒民盟会员证登记方面也是这样做。到处都有迹象显示人民被他们的头人叫去登记。一些头人只是一般地告诉他们应该登记，一些头人说“是为了避免麻烦”，另一些说“不然的话就会对你们采取步骤”。一些头人逐家登门去催促。

5. 图尔恩哈勒民盟的领袖和组织人在许多场合叫人民去登记并威胁他们。下面是一些例子：

- (1) 图尔恩哈勒民盟组织人恩格胡利瓦迁到一群在尤克万亚马区奥坎比比参加了一个宗教会议的妇女，他告诉她们那些还未登记的人将被要求离开国境。
- (2) 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翁甘德哲拉的汤马士·希康戈部长在奥卢迪伊的一起葬礼上发言说：“现在是登记的时候了。快去登记、登记、登记！你如果不登记的话，事情就会发生在你身上”。
- (3) 在一九七五年就以恐吓手段出名的部长，尤克瓦柳德希的酋长，约西亚·塔波皮·希康戈一直在威胁他的人民，以致他们感到有生命危险；他们宣称在两个以上的人在场时，他们就不敢谈选举的事。教师和护士受到警告，那些不投票的人就是拥护西南非民组，将受到惩罚，会失去工作，必须向西南非民组要求工作。“投票时，要投图尔恩哈勒民盟的票”。

6. 防卫部队和警察战斗小组一直在检查人民有没有登记。在登记初期，传说要将登记证留在家里直到选举之时，但人民随即发觉，他们除了身分证、缴税收据和图尔恩哈勒民盟证等“人权证件”外，还必须携带选民登记证。下面是一些例子：



- (1)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在奥沙卡蒂黑人市镇和白人市镇之间的一座桥上的关卡前，步行和车上的旅客都被要求出示登记证，还未登记的被命令快去登记。
- (2) 在翁丹格瓦附近的奥卡克维约，一名教师在路上的关卡前被要求出示登记证，因他没有，就命令他快去领取。
- (3)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上午九点和十一点之间，在恩吉拉之南不远，四架装甲车上的军人向旅客、店东和顾客查看他们的登记证。住在邻近的一个人在枪口威胁下回家取登记证。
- (4) 同日，在奥马福和奥迪博之间的一个关卡上，旅客被要求出示他们的登记证。一名传教士和一名教师没有这种证，被一名叫维萨吉的少尉带去见上尉，等他听到电台广播叫人民把登记证妥放在家里时才释放他们。
- (5) 在翁多比地区，伊尔亚蒂科·亚·沙波比和奥德乔菲马的人民在十一月上半个月被召集在一处，察警和奥万博地方防卫队要求他们出示登记证。根据目击者，一些人受到殴打，并有一个人由于没有该证而被带到奥希根博营去。

7. 各军队单位一直在散发有关选举的资料，并且还威胁人民。例如：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一部军用尤尼莫格卡车（R 9117）停留在昂格韦迪瓦教会中心的门口，散发传单，有一名黑人士兵向聚集在那儿的人们解释说，没有登记和不投票的人以后将得不到汽油，也得不到医疗服务，除非在“芬兰人的”医院里，但芬兰人就要离开了，这些服务也即将终止。此外，还将受到其他种种限制。

8. 军队照理是不应该介入政党政治的。然而，在卡范戈，许多人看到士兵拿着图尔恩哈勒民盟的标记迎送。一九七八年十月和十一月间，有一部在车前挡风玻璃上贴着图尔恩哈勒民盟标记的军用吉普车（R 43020）在恩库伦库鲁出没了几个星期。

9. 图尔恩哈勒民盟和维护图尔恩哈勒原则联盟的代表要求查看人民的登记卡。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天，一位维护图尔恩哈勒原则联盟的组织员来到龙杜以南60公里的姆贝约，挨家逐户地要求看村中所有人的图尔恩哈勒民盟卡和登记卡，随后，发出维护图尔恩哈勒原则联盟卡，并将所有其他卡片还给他们。

10. 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老年人聚集在翁巴兰图地区的奥纳瓦领取养恤金。负责发养恤金的人员在登记小组和军队陪同下到达该地。然后，人们必须先登记才能领取他们的养恤金。据一位当地的牧师说，有个人因拒绝登记而领不到养恤金。

11.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奥沙卡蒂邮局雇员看到一份电报说，所有的邮局雇员都必须登记。就在同一天，该邮局的所有雇员都轮流去登记了。

12. 有几个不到十八岁的小孩也登记了。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是E L O C一位牧师的女儿，她说，登记小组的人到学校里来，个子大的学生都被叫去登记。

13. 奥卡豪医院的护士对于来看病的人都出示他们的登记卡，感到诧异。当病

人听到不必出示登记卡时，也同样感到诧异，因为他们原先听说，如果不作选民登记，就不能看病。

14. 在卡范戈地区，许多来自安哥拉的难民都登记了。此处不提登记的难民姓名，以免连累那些由于恐惧，感到没有选择余地而登记的人。如果指派一个司法委员会来调查这件事，则将提供名单。刚开始时，登记人员还问到人们的出生地点以及在这个国家住了多久，但没一会儿，所有人都一律登记，不加区别。自一九七五年以来，卡范戈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本来在边界河北岸的居民，现在都到南边了。其中有些人是在西南非／纳米比亚这边出生的，有些是在这里工作的。边界地区的居民付两边的税是很平常的事。但是，也有一些来自安哥拉中部的难民，现在住在西南非／纳米比亚这一边。

- (1) 卡范戈的所有居民都登记了，只有少数例外。
- (2) 从不同村子收到的资料中看出，登记的人当中，有许多人不是在纳米比亚出生的，或未在该地住上所规定的四年期限（难民从一九七六年开始涌入）。许多登记了的人具有这样的名字：多明戈、安东尼奥、德·穆拉、马里奥、乔、弗朗金西科、阿曼多、迪尼兹等。
- (3) 有些难民显然提供了错误的资料，但据人们说，在多数情况下，根本没有问他们。例如：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登记小组来到鲁帕拉医院，工作人员和所有病人都一律登记。病人之中有几个是依法不得登记投票的，但也没有人问他们。
- (4) 根据从不同村子收到的资料 and 一九七五年以前及一九七八年的人口估计数，可估计出，在卡范戈登记的所有人当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安哥拉。即令其中有些是在这里出生的，有些一直在这里工作，但在这个地区登记的所有人当中，估计至少有四分之一是依法不得登记

的。在卡范戈登记人数踊跃证实了这一点，该地区才进入登记初期阶段，已远超过估计数。估计数也订得很高。

- (5) 在奥万博，有些难民也登记了，包括迟至一九七八年八月才移入该地区的三个人在内。不过，在奥万博，主管当局似乎把大多数难民从登记中心打发走，并且许多村子的头人都对难民说，他们不能登记。

15. 为叫人们去登记，例如在昂甘德杰拉地区，还安排了交通工具。卡车开到商店，叫还没有登记的人上车，随即开去登记。

16. 附上两封没有具名，散发给奥万博的牧师的信的照相复制本。其中一封信“*Aasita nopolotika*”(牧师与政治)说：

“许多人的登记显示，西南非/纳米比亚的人民要选择他们自己的人”

“你们这些反对选举，想制止选举的牧师，一旦选举过后，有了自由之后，你们将何以自处？”

应注意的是，这些信件都是用一种特别昂贵的打字机打出来的。

说明：所有上述资料均经同各方来沅核查。牧师、教会领袖和秘书都有许多证人的名单，可以报告更多的事件。多数人都怕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怕惹上麻烦。

## B. “家园”以外地区

1. 截至目前为止，所获有关纳米比亚都市地区和白人农作区的资料很少。现有种种迹象显示，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部门的雇主对于促使黑人前往登记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目前还没有任何文件证实有农民协会或其他利益团体牵涉其中，但有人引述旁人的传说指出，这样的事情可能已经发生。

2. 杜梅尼牧师曾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八日在奥奇瓦龙戈目睹下列事件：

有一个白人男子走进一家葡萄牙人经营的水果店（邮政局对面），查看一本记事簿，告诉店主的妻子说，她还没有登记，登记时限再有几天便要过了。如果她不去登记，便会被看成西南非民组的支持者，以后可能会有麻烦。这个男子又走进附近一家油炸鱼块和薯片餐厅。在那里他向另一位葡萄牙妇女说了些话，但是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内容。这位妇人告诉杜梅尼牧师说，那位男子在一个支农的行业做事。有人在十月二十五日向行政长官公署的维亚尔先生报告了这个事件。

3. 沃尔维斯湾的一位工人说了下列一段话：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一日，我的老板找我，问我参加了那个党。我推诿着不正面作答。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图尔恩哈勒民盟的坚决支持者。第二天早晨，我的老板坚决催促我去登记，我明白表示，我不要登记，我说我是在沃尔维斯湾出生的。（注：根据南非的想法，沃尔维斯湾是南非的一部分，凡是在沃尔维斯湾出生的人，除非在沃尔维斯湾以外的纳米比亚境内住了四年，否则便不准参与选举登记。）我坚持要把出生证明带来让他亲自过目。第二天早晨，我假装忘了从家里把出生证明带来，因为我实际上是在温得和克出生。当他知道了真相时，他说，我应该到斯瓦科普蒙德的登记处去登记。我说，我不想登记。他便要我回家，第二天再来告诉他是否已经登记和愿意留下来，或者是想辞职不干了。由于我有三个眷属，我决定去登记，但现在我又担心，选举的日子一到，同样的事情又要发生了。

4. 十一月底，图尔恩哈勒民盟向纳米比亚所有私人邮政信箱的租用者发出一封信（这种信箱很多，因为纳米比亚邮局并不沿街送信。）这封信用南非荷兰文书写，由图尔恩哈勒民盟的总裁、付总裁、主席和付主席签署。头两段是这样写的：

“为什么有你参加十二月间选举非常重要，理由很多。

“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将因此向世人表明，你彻底反对西南非民组，反对它的共产主义政策和反对它杀害爱好和平的公民。因此，如果你不去投票，便可能意味着你支持西南非民组。”

5. 一位路德教会的牧师发现，在奥卡汉贾的邮局前，领退休金的人拿着登记卡和证明文件在排队。一经询问，这些人便告诉牧师说，有人通知他们说，不登记便领不到退休金。

6. 在奥卡汉贾，有个妇人去进行婴儿出生登记，却不顾她的意志和意愿被迫先行登记为选民。

7. 在奥兰哲蒙德联合钻矿公司的矿场，工人可以自由从事政治组织，黑人工人几乎一律对这一登记进行抵制。

8. 不参加这次选举的三个主要政党的领袖证实，他们已经注意到选举前从事竞选活动期间有关恫吓事情的报道。这种事例包括：

- (a) 各种不同性质的威胁行为；
- (b) 雇主向工人以失业来威胁；
- (c) 以剥夺依法应有的退休金威胁老人；
- (d) 以日后将被逮捕来威胁。

一位有关的政治领袖曾经指出，由于目前的纳米比亚失业者很多，失去职业的危险对许多人来说是个非常真切的威胁。有人引述另外一位政治领袖的话说，他所获有关恫吓事情的报道通常都采取引述的方式，因为多数人担心会失业而不敢公开指陈自己的案件。（参看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温得和克观察家报》。）

- - - - -